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山西興縣
第一八六〇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八分區地方兵團輝煌戰績
擊潰閻匪一師又一營
殲敵七十師師長侯福俊以下七百餘
繳砲二十門，輕重機槍四十六挺。

（本報訊）軍息：十八日七時，閻匪七〇師全部及補訓團一個營，由師長侯福俊親率，由仁岩（文水西南）向我牛家垣、山莊頭（文水西南）進犯，被我八分區地方兵團經六小時戰鬥，將敵全部擊潰。計俘敵七十師辦公室主任邊沛霖、二〇一團副團長王魁元以下五百六十一名，斃傷七十師師長侯福俊（擊斃）、師參謀長劉承基（負重傷殞命）以下二百餘。繳山砲一門、迫擊砲二門、步重砲二門、輕砲十五門、重機槍九挺、輕機槍三十七挺、擲彈筒一個、步馬槍二百六十三支、衝鋒槍二支、短槍十三支、刺刀一百三十把、山砲彈六發、迫擊砲彈二十四發、步重砲彈四發、輕砲彈一百餘發、手榴彈一百五十五個、各種子彈二萬零四百九十一發、電台一部、電話機四部、望遠鏡六架、照像機一架、騾馬四十九頭。軍區以該部自四月一日在盤善（文水西南）殲敵二〇八團兩個營後，第二次又以少勝多，取得輝煌勝利，特通令予以獎勵。

保德南河溝群眾提早鋤地
代表會進行初步檢查
提出要組織變工領導群眾多鋤
督促與強制二流子及地主夏鋤

（保德訊）六月十八日，三區南河溝行政村代表會及各自然村生產委員開會，初步檢查夏鋤工作。今年各村群眾均提早鋤地，黑豆、山藥、高粱已全部鋤過，全村六千四百八十垧秋田，鋤過頭遍的已有四千二百六十五垧。為解決群眾農具困難，南河溝、北塔、石嘴河、杜家塔等村農會，共買了三十五張鋤，分給沒鋤的。各村有不少婦女上地，石且河支部書記劉三孩的女人，因丈夫常出外工作，一個人種了二十多垧地，其中一半地已鋤過。該村劉高婦已七十歲，除鋤自己的四垧地，還幫的給人鋤地。對於缺乏勞動力的軍工烈屬，各自然村按實際需要共幫了一百零九個鋤草工，保證不荒一垧地。為使今年夏鋤做的更好，檢查後，代表會提出要發動組織夏鋤變工，領導群眾把穀子、高粱、山藥鋤三次，豆子鋤兩次。對二流子及地主生產不好的人要督促強制夏鋤。與夏鋤同時，決定再發動群眾搜查能耕種的地，翻開種蕎麥及其他小日月莊稼，蕎麥種子，由各自然村從義倉中解決。（星朗）

興縣安坪代表委員
發動群眾組織變工
號召各村代表每人領導好一個變工組

（興縣訊）安坪行政村代表會委員分工下鄉，發動夏鋤變工，並號召各村代表每人領導好一個變工組。當烏門村提出夏鋤變工時，大家都說：「草比往年多，變工很需要，就是吃飯吃不到一搭兒。」代表們張寶提出：公家給了投資生產糧一石二斗，趁着現在有吃糧，要趕快把地鋤出來。後經大家商吵了一陣說：去年是災荒，香縣饑荒，家家都一樣，若不及早鋤過地，打不下糧食，今年又是災荒。當即決定鋤鋤變工，吃飯可各自回家吃飯，打破過去給誰家鋤，誰家管飯的辦法。陶根便有兩個勞動力，願意和寶、步祿、寶叔明變工，他兩人也願意，就在一起變起來。從此變寶和王有明等六人組成一個變工組。現已組成六個變工組，參加的有廿三個勞動力，大家推選代表田張寶領導全村變工組。趙家溝、縣臨溝發動組織變工時，大家也提出吃飯問題，後來介紹了烏門村的辦法，這兩村也組織起七個變工組，有二十七個人參加，趙家溝全村十一，參加變工的有

八戶，現在安坪等五個自然村，已開始夏鋤變工。（劉咸珠）

簡訊

岢嵐下石溝行政村，七日開始至十五日，已搶種六百十餘垧小糜子。代表會操再審劃一部蕎麥，村增種百餘垧蕎麥。全村耕地可由去年的六千一百三十五垧，擴大為六千三百三十八垧。

離石孟門代表會
檢查代耕和支前工作

（離石訊）三區孟門行政村於本月七日，召開代表會議，檢查各村優軍代耕工作。僅據上軍屬陣亡有家中只有一個母親，分到七畝出地，無人勞動，以前決定變種出去。這次代表會提出怨種分下糧不夠吃，決定改為全部代耕。高坨莊工屬白生卿有二畝水地，草長的滿地，別人納大家出來了，代他的地荒荒，代表會對高坨莊的代表決後給到責任，進行了嚴格的批評，他自己也檢討了。大家檢討過去支前工作，對參戰群眾的家庭困難沒很好幫助解決，主要是幹部沒有真正負責任。代表會當決定：今後幹部要親自上地檢查代耕工作，具體解決軍烈工屬及參戰群眾的家庭困難。（郭建都）

小評
大量組織婦女參加夏鋤

今年的夏鋤工作，由於口糧缺乏，又很費勞動力，需要早鋤深鋤多鋤，許多地方的婦女，已參加了這一重要的生產任務。僅僅根據最近零星報導中，已可以看出婦女在夏鋤中是會起很大作用的。寧武寧化村貧農趙紅小自己出外做工，夏鋤由老婆和十五歲的孩子負責，他已賺了兩口人一個月的口糧。保德孫家塌地不夠種，十二個人組織起來到外區開荒，家裏留下婦女鋤地，已鋤過一百二十多垧地，只孫五十二和陳扣子的母親兩個老人就合作鋤了十一垧。南河溝支部書記劉三孩的女人，因丈夫常出外工作，一個人種了二十多垧地，現在一半地已鋤過。七十歲的劉高婦，除了自己的四垧地外，還慣得給別人鋤。這一些生動的事例，告訴我們，這一批廣大的勞動大軍，不僅應該很好發揮，而且是可能與必要發揮的。只要我們再加以組織和領導，是會發生更大的作用的。特別是今年支前工作較繁重的地區、災荒嚴重的地區，要做到不因支前與口糧等困難而影響夏鋤，就必須把廣大婦女組織到夏鋤生產中去。

洪趙石明村
婦女兒童踴躍支前

（洪趙訊）一區石明村婦女自動組織起來，給部隊拆洗衣服，四十二個婦女分為三個小組，在很短的時間內，拆洗衣服一百二十件，趕做軍鞋五十雙。八十二個兒童也組織起來分為五個小組，給在前綫的民工及無勞力的軍工屬等鋤地一百五十畝，送糞一千八百担。（畢玉華）

作戰勇敢工作積極
何保山光榮入黨

（新華社呂梁訊）九分區地武「九五一」支隊戰士何保山戰鬥勇敢，於全支隊慶功大會上光榮參加共產黨。在杜成戰鬥中，他堅守西南角要口，以四十八顆手榴彈，打退敵人八次衝鋒，給敵重大殺傷。在蘇家莊、洪堡戰鬥中，他一人衝在前面，俘敵十一人，繳槍十二支。在吳村戰鬥，他一人當先，俘敵一人，繳槍兩支。不論平時戰時，都堅決執行命令，工作一貫積極，在支隊評功會上記大功兩次，此次慶功會上又得到獎勵，並自動提出入黨要求，當得全體通過，並經黨團黨委批准入黨。按何保山是趙城永樂村人，現年二十四歲，出身中農家庭，去年參加解放軍。（劉明秀）

平津保間及正太西段
我護麥出擊殲敵九百
豫皖蘇地武保衛麥收殲敵千餘

據新華社冀北二十日電：平津保間及正太西段地區，我地方武裝結合民兵，為保衛群眾麥收，廣泛出擊，打擊蔣閻匪軍搶麥。自五月下旬，至六月十日半月間，先後攻克平漢北段房山以北之坨里，大清河北新城西南之魏家營、東營，津浦綫靜海以南之八里莊，並在徐水以南之史各莊，北平以西之石景山、滿苑之石橋、黃坨以及正太西段陽曲附近等地，打擊出擾搶麥匪。據不完全統計，共計殲敵九百五十餘人，繳獲輕重機槍二十二挺、六零砲二門、長短槍四百四十支。

又據豫皖蘇二十日電：豫皖蘇各地人民地方武裝於保衛麥收中，主動打擊敵人，連戰皆捷。計在津浦李莊車站南之殷莊、宿縣西之小何莊、渦陽東南之南陽集、蒙城懷遠公路間之曹店等地區，先後殲敵一千零二十名，繳機槍十八挺、六零砲三門、長短槍四百零一支、湯姆式二支、電台二部、騾馬十五匹。

津浦前綫我軍
攻克鄒縣全殲守敵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日電）解放軍於十五日經兩小時激戰，攻克津浦綫上孟子故里鄒縣縣城，守敵全部被殲，戰果正清查中。按鄒縣為解放軍在津浦前綫發動夏季攻勢以來攻克之第八座縣城，其他七座為兗邱、泰安、新泰、肥城、泗水、曲阜、寧陽。

又訊：在濟南東郊進行攻勢作戰的解放軍，十四日又在龍山車站附近殲滅蔣匪整二師二一一旅一部三百四十餘人，繳輕重機槍七挺、步槍一百五十餘支。

一分區工商局
發放信用貸花六千斤
衛部溫泉油坊無利貸給群衆口糧牛料

（興縣訊）一分區工商局發放給興縣各區無利信用貸花六千斤，以發展紡織，解決羣衆夏鋤中的口糧困難。此項貸花根據災情輕重、紡織技術等條件，分發各區。爲使貸花完全用到生產，興縣縣府發出指示，指出在領導上必須反對過去只發放不檢查的官僚主義作風，在幹部和羣衆中要扭轉只借不還的依賴思想和救濟觀點。各級代委會要指定專人負責檢查推動，幫助羣衆推銷成品，賺取夏鋤口糧。並保證秋後歸還棉花或其他實物。（闕玉）

（本縣訊）衛生部駐當嵐溫泉村油坊，爲幫助羣衆生產，把積存的四石九斗四升粗糠、十一石一斗四升穀子、四石八斗糜子、一百一十三斤夜麵、一千六百六十斤麻餅，無利貸給羣衆作種籽、口糧、牛料，夏收後歸還。（馬奕）

工作團女同志深入發動
方山峪口紡織開展
學會織布的有五十多人
一、二閭做到不用買布穿

（方山訊）三區峪口婦女紡織已經開展。峪口婦女原先紡織的人很少，有的祇紡不織，紡了賣錢了，又買布穿。三區各村也都如此。所以工商局過去每集要收一百多斤綫子，布疋又要從臨縣等地供給，臨縣布商每集也要換回幾十斤綫子去。根據這種情形，決定主要提倡織布，提倡「自己織布自己穿」。反對徹估時留下的穿洋布、花布的風氣。工作團女同志楊樹先、李秀英，都是離石老區人，她們深入婦女羣衆，宣傳臨離老區婦女會紡織，和穿着自己織的布的模範作風，並且親自幫助教會技術。在她們推動下，原來會織的女代表李候明婆姨，在代表會上訂出計劃，一個月內要教會兩個婆姨，結果未滿一月，教會了四個。區代表劉東英，區上開完生產會回去，便在一、二閭發動了十一個會織的教會十一個新學的。四、五閭也有廿個婦女新學會織布。十四歲的貧農女子奴汝子，幾天就學會織下了一機布，給她在離石娶訓的哥哥織圪塔縫了一身衫褲。一、二閭婦女們齊心自紡自織自穿，今年已全不用再買布穿了。代表會計算了一下，往年全鎮買布穿，至少得花六七十石穀米，今年能自己織布解決穿衣，就是節省了很大一筆開支。所以代表會也很注意領導紡織，農會主任王興盛親自幫助僱人制起十二架機子，並號召參加婦女會討論分配給困難、沒機子的婦女。貧農李虎虎因爲婆姨學織布忘了做飯，發脾氣打了婆姨，受到代表會上的批評教育。紡織開展的又一個原因是，土改中每戶農民都分到了棉花，貧僱農每口得到三斤至六斤多，中農每口亦得到一斤至二斤多的。婦女們提出要把分到的棉花都紡成綫、織成布。現在全村婦女學會織布的已有五十多人，有的如貧農徐斌家已經依靠織布賣錢解決了口糧問題。（通訊小組）

永和城關河口
解決用水糾紛後
澆水比從前又多又快

（新華社呂梁電）永和城關行政村河口坪裏，有一百多畝水地，在閻匪「編組份地」前，水地全掌握在地主、富農手中。後來「編組份地」，澆水由閭鄰指定，無組織管理。民主政府在解決土地問題時，也沒有將使用水具體規定，結果強硬的人已澆過兩三次，軟些的連一次也澆不上，大家爭論不休，閘的渠壩壞了也不修理。縣區了解情況後，於五月二十四日同行政村代表召開全鎮用水羣衆大會，成立管理委員會，製定用水規則，管理渠壩。決定依澆水方法的不同，劃分四壕一組。又依地畝多少，決定每壕的澆水天數。澆水次序，由下往上輪流，由分配委員與各壕各組長負責掌握。爲防止少數人破壞規定，決定偷澆搶澆的人，每畦處罰小米五升。會後，即動工將水渠重新修理，水力大增，各壕依次灌溉。二三四壕本來規定五天半澆完的地，三天就全部澆完了，將水讓與一壕。羣衆高興的說：「這一下可鬧好了，不論不閒都澆了，澆的水比以前又多又快」。（牛江）

興縣楊家坡代表會
改進紡織賺工資辦法
按綫子質量評定工資
過去未切實檢查紡的綫子質量太低

（興縣訊）楊家坡代表會於今年三月間，曾以鬥爭果實一千斤棉花、六十石粗糧，分發十二個自然村，發動婦女紡織，解決口糧困難，當時代表會規定：（一）提高紡織工資，婦女都以紡織解決口糧，一律不再發給糧食。（二）對初學紡織的婦女，工資不減（詳見五月九日本報），以鼓勵紡織情緒。這種辦法實行後，各村婦女雖以紡織解決了一部分口糧，但因無專人負責切實督促檢查，絕大多數婦女，爲賺大工資，只求數量，不求質量，結果收回的八百多斤綫子中，有三分之一的綫子質量太低，賣不出去。因爲工資高，大家爭着紡，楊家坡自然村，三、四兩月眞正缺糧的只有二十七戶，紡織的就有六十四戶，原來決定貧苦缺糧戶的工資給糧食，不缺口糧的給布，但在開工資時，有口糧的不願意要布，幹部怕反映，就一律給糧食，致使糧食沒有完全用於解決最貧苦婦女的口糧困難。同時對少數眞正困難而不好好勞動的婦女沒有督促她們紡織。楊家坡貧農楊保家婆姨會紡綫，但一個半月才紡了兩斤花；劉進財婆姨也是一個半月才紡了兩斤花，這種情形各村都有一二戶，結果她們的口糧解決不了，再給解決口糧，羣衆不滿意，不給解決確實有困難。另外，還有個別幹部自私，自己多領棉花，少交綫子，有的領了工資米不交綫子。最近代表會檢查出這些缺點後，重新將紡織工作整頓一下：行政村由專人協紡織工作，各自然村選出專人負責統一領花交綫，工資由行政村按綫子好壞評定價錢；每一紡婦每次領花不能超過二斤，交綫後再能領工資，沒有特殊困難的不預支。工資也降低一些（頭等五升，二等三升，三等二升），紡綫積極的給以表揚，不積極的給以批評，並規定：不能用領花換農會的好花。（仲武）

× × ×

臨縣窰坪塌李家塔兩村
定出保護耕牛辦法

（臨縣訊）六月六日二區窰坪塌、李家塔兩行政村檢查春耕、動員夏鋤大會上，對保護耕牛專門進行了深入討論，找出目前賣牛原因：（一）人缺口糧、牛缺草料；（二）夥牛中不對勁，要散夥；（三）個別的人，分下牛，不經心喂養。根據這些原因，決定：嚴禁賣牛。組織兒童割青，組織婦女下放青，解決牛草問題。教育羣衆加強互助合作，夥牛戶中如有合不來的，可以「折併」。個別得牛戶，如因懶惰將牛喂壞，一律由代表會收回，另行分配。（石丁）

山陰六區領導群衆
修渠築壩改良土質
派强的幹部領導，有計劃的使用人力，照顧種地，避免浪費。

（新華社綏蒙電）山陰六區翻身農民開水渠六道，可灌地三萬七千餘畝。該縣土質大部是油性鹽鹼地，羣衆要求興修水利，改造土質，但過去在地主統治下，不能實現。如後黃台地主趙不珍在日僞統治期間霸攬水利會主任，把桑乾河南岸一條小河堵塞淹入李樺渠，企圖把四十里河灣地變爲自己的曬場，結果溢水成災，僞故驛、後黃台兩村每年被淹沒莊稼即達五千餘畝。土改後，廢除了水程舊規，建立新水利制度，以天下農民一家人的思想解決水利糾紛，凡能修水利的村莊，都醞釀修渠築壩。後黃台與故驛兩村決定開退水渠，故驛村修渠後黃台打撓村團，自開工三天，即完成整個工程的二分之一，再有四五天即可全部完工。過去水峪口的水利，在地主掌握下，只許灌溉張頭鎮、後所兩村之土地，其剩餘之水不讓其他村使用，別村也不敢提出修水渠。去春，民主政府領導四沙堆、南辛莊等十二個村一千羣衆起來修渠，僅完成工程的四分之一，今年又繼續修，可完成二千二百丈長的渠壩工程，到雨季即可上水，上河西地。另外，大營、黑圪塔、東沙堆等村也在春耕與夏鋤的空隙，開南北兩大幹渠的支渠。全區在夏鋤前共開渠修壩六道，可灌溉熟地二萬四千七百畝，洪水地一萬三千畝。該區在組織羣衆修渠中，獲得以下經驗：（一）縣府組織渠壩水利委員會，要有強的幹部領導，不致顧此失彼，浪費人力。如峪口渠由縣委副書記郝志遠親自負責。後黃台和故驛由區幹部劉榮欣和松山同志負責。每個渠道委員會有細密的分工，如水峪口渠的工委員，各委員，分別負責工人教育、工程管理、經濟手續、工賬、買木料、備工記工等，還可發揮工作效力，防止浪費。（二）開渠要播種相互照顧，以免就誤生產。如南辛莊按一百個勞動力計算，每日只派十個到十個工作事先就告訴每個工，使他[illegible]計劃的組織人力。（三）號召解決修渠人工口糧。如東沙堆、後黃台拿鬥爭果實作修渠資本，每天每人挖一天能賺五升食糧。對於比較困難的水峪口，縣府曾以扶助二十大石糧食，解決了修渠中的貧苦農民口糧問題。（志遠、榮欣等）

離石交口村
用包工辦法開渠修地

（離石訊）一區交口村利用剩餘勞力組織開渠修地。該村在村邊「水井灘」上有一塊二百多畝地的大草灘，過去這塊地中間有一股泉水，早些年有開了一道河渠，兩邊爲較肥沃的土地，民國二十年因大水泛濫，將渠道淤塞，遂變成草灘。四周圍一百多畝水地也逐漸變成下濕鹼地。今年平分土地後，大家感到地不夠種，同時當地羣衆要求解決口糧困難，要求開渠修地。工作團根據羣衆要求，即召集代表會及貧農團會議討論開渠修地。並選出張友吾等七人負責領導，五月十六日已開始動工，參加開渠的共有一百二十餘人，將來修成地後，按工分地。做工時間，因今年口糧困難，同時時間長了頂不住，照顧其他莊稼，決定每天[illegible]第一日完工後，按勞動強弱評工，家[illegible]時不一致，評不上好工，閒當又決定將渠和八道壕分段，按方做活計工。該渠寬一二百四十丈、深五尺，壩長共約三百多丈，壩寬五尺、三尺高，每丈事前劃定方數，以二丈長、一尺寬、五尺深爲一方，記六個工，土質好的地方計五個工；挖壩亦同樣劃定尺數，挖渠人自找對象，自由組合去挖。這種包工制，使勞動力得到了發揮，勞動強的四個人即完成有六個人的工程，有的上午要上地生產，就移到早晨或下午去挖。現已用工八百六十個，估計再有一百多個工即可完成。今秋可翻地入種四五十畝。並可栽種二千株樹木。又距交口五里之李家灣村羣衆，亦在渠水下流開墾，如渠成後，李家灣近地，即可變爲水田地，交口之三百畝，每年也可增產數十石糧。（殿山）

更正

六月五日本報二版清太生產救災消息，據晉中分社來函更正如下：發兒葉乾六石多係六百三十斤，太四區六段村係清三區六段村，嶺村是太四區西嶺村，三月到四戶的一個，係兩個月。

又二十二日二版載「各地機關幹部繼續捐輸救災」訊內，府嵐三區區長康秀生，係七區區長之誤。

賀中兒弟兄積極勞動
解決了一切困難

（嵐縣訊）七區後由家溝賀中兒，弟兄二人積極勞動，解決了春耕生產的一切困難。全家六口人，養大小牛各一條，去年種三十三垧地，因爲天災，祇收了五斗荳豆，秋田沒開場門，一顆米未見。但弟兄二人打了一石四斗年迷籽，醃下辦太蘇蔓菁菜，全家人就靠這點東西拌摻的吃喝過日子。冬天弟兄倆總的賣了二千斤木炭，每百斤到鎮裏能換十二斤米，共賺回四二百四十斤米，還賣的賣了別人的二千斤，又賺下一百二十斤米。接着弟兄倆個砍柴到城裏賣，往返八十里，一天一回，共賣了六十多馱，一個天，共側鬧下小米五百六十斤。全家生活不感困難。春耕開始後，賀中兒趕上牲口到府谷馱鹽，他兄弟在家務地。他走時馱上兩[illegible]，回來馱上梨，次共賺下一百八九萬元。他在第二次由府谷回來時，買回一頭毛驢，賣了又[illegible]五十斤米[illegible]（孩寧）

鳴謝

近來各地翻身農民爲了支援前綫，都熱烈的獻出鬥爭果實中的銅元、銅錢、錫鐵等，送給工廠鑄造軍火，這對我們的軍工原料供給，起了很大作用，特此登報鳴謝。茲將各地捐獻銅元銅錢數[illegible]

臨縣二區喬家山主村　黃錢一一六七斤
四區郝林甲主村銅元一三九斤黃錢二九六六斤
[illegible]
柴家會主村銅元二八六斤黃錢四六一九斤
開化主村銅元一五五斤黃錢二四一二斤
[illegible]　黃錢一九五六斤
杜家圪垛主村銅元一二四斤黃錢四一一〇斤
苗家岡主村銅元　六七斤黃錢　九〇〇斤
[illegible]
又離石一、四、五、六、七區獻銅元及銅錢五八〇三斤。

謝

……製造軍火，援參我們的軍工原料供給，起了很大的作用，特此登報鳴謝。茲將各地捐獻銅元銅錢數目列下：

劉虎賽主村銅元[illegible]黃錢一九五六斤
陸家溝主村銅元七五斤黃錢三三九九斤
石窯坪主村銅元一四三斤黃錢二五七一斤
楊[illegible]鎮主村銅元一〇九斤黃錢三一九三斤
喬家洋主村銅元六五二斤黃錢四[illegible]八八斤
[illegible]家新主村銅元五〇〇斤黃錢[illegible]五一三[illegible]
[illegible]峪主村銅元三四〇斤黃錢一三九三斤
十[illegible]錫錢六一一二斤

六月[illegible]日　晉綏工業部

我方對前濰縣蔣記銀行職員 依本人意願決定去留
北海銀行歡送自願離去的舊職員

（新華社華東二十日電）遲到消息：濰縣解放後，濰坊市北海銀行受華東解放區財經辦事處物資處理委員會的委託，已於五月十六日將屬於官僚資本的前濰縣蔣記中國、交通、農民銀行及山東省銀行等接收完竣。上述各行原有職員，在辦清移交手續之後，其個人去留問題，民主政府均尊重其本人意願，本留者歡迎去者歡送的態度，由他們自行決定。當移交手續辦妥後，有職員六人要求留濰市北海銀行工作，該行除表示歡迎外，對其生活亦適當從優照顧。另有職員十人，因其眷屬尚在青島、濟南，須回青、濟團圓，或暫願去青、濟謀職，我方均聽其自願，並發給路費，給予通行的一切便利。臨行之前，北海銀行會舉行座談會，表示歡送。濰坊市警備司令部會由政委特親臨致詞，對留解放區工作為人民服務之舊銀行職員表示歡迎，並希望他們在工作中克盡職責。對願他去者，會政委除致歡送之意外，並表示，如果今天不願留下的職員將來謀職不順利時，願再來解放區，我們仍然歡迎。會政委指出：「我們對待職員們之所以這樣友善，是因為職員們是腦力勞動者，他們也是勞動人民，與其他勞動人民一樣，被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以及封建主義所壓迫所榨取。」有些原在蔣記銀行與其他蔣記銀行服務的職員們，自覺不如解放區工作人員的艱苦樸素而感到慚愧，會政委予以安慰，並指出：「除嫖賭抽鴉片等惡嗜好外，我們共產黨人並不干涉各位的原來的生活習慣，在薪金問題上，亦在可能範圍內從優照顧，以適當地解決各位家庭生活問題。至於我們解放區銀行工作人員與其他工作人員一樣，在整個人民生活水平未提高前，我們是不單獨提高自己的生活的。但我們也不是為艱苦而艱苦，一旦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們自然也就提高革命工作人員的生活。以目前來說，我們還不要求各位過同樣艱苦樸素的生活，還要依各位的自願與自覺。」對於有些舊職員因自己參加過國民黨而發生的各種顧慮，會政委亦予以解釋說：「過去在蔣介石獨裁統治下，有些職員和國民黨有關係，有來往，是免不了的，但今天國民黨的反動組織一定要解散，一般國民黨員只要進行登記，不再作反人民的活動，並在組織上、政治上與國民黨斷絕關係，遵守民主政府法令，即能受到民主政府法令的保護。」會政委在對目前人民革命戰爭形勢作了詳盡的分析之後，含笑與到會者告別稱：「諸位這次遠行了，相信不久時來，我們終會在濟南等地相見，那時當比這次更加熟悉了。」

經短期生活體驗 對我克己為人十分感動

（新華社華東二十日電）遲到消息：前濰市中國、交通、農民銀行及偽山東省銀行等，經查明確實，均屬官僚資本的政策，由濰市北海銀行接管後，各該銀行舊職員正與北海銀行工作人員辦理移交手續。他們食宿一起，互相協作，已建立良好關係。在短時期生活體驗後，舊職員的心境已起了極大變化，一部份舊職員向我工作人員說：「我們開始時，總以為自己是做了俘虜，可是從你們對待我們的任何一點小地方，也找不出這種影子來。」北海銀行工作人員開始進入東關前中國銀行時，戰鬥剛剛結束，敵機仍不時飛臨，銀行地下室很小，該行舊職員怕敵機夜襲，都不敢在外面睡覺，北海銀行工作人員即搬到外面來住，將地下室讓出給他們。舊職員們對這種克己為人的精神，與蔣軍在東關激戰時強佔地下室將眷家一齊趕出來的情況對比，十分感動。職員私人物件在戰爭緊張時散失者，政府已設法代存，各銀行所存物資，如有屬於私人者，亦由其認領。農民銀行所存三十餘發動機，查明確係原職員私人者，均已完全歸還。決定去青島等地之舊職員中，有人事務未處理完者，均暫住於北海銀行招待所，或閱讀書報，或觀光濰市解放後恢復建設之情景，生活甚為愉快。

中國反對美帝扶日的運動 是全民的愛國運動

——馬西努評——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莫斯科電台評論員馬西努於十一日廣播中，指出目前中國反對美帝國主義恢復日本軍國主義政策的運動，是一個全民的愛國運動，這個偉大的愛國運動，正在不顧美國及國民黨反動派的阻撓而繼續增長。評論首稱：「反對美國復興日本軍國主義政策的運動，是中國最近發生的中心事件，這個運動由上海學生發起後，迅而擴及全國。」評論繼指出：司徒雷登和上海國民黨市長吳國楨破壞和平這個正義愛國運動的陰謀，已遭到可恥的失敗。六月三日，上海學生三萬五千人在交通大學舉行群衆示威大會，吳國楨曾到會誣衊這個偉大運動，但在學生嚴正的質問下，不能不離開會場。而張網伯（上海實業家，爲前年六月代表上海市民赴南京作和平請願的代表之一）在演講中，指出美國企圖奴役日本，同時使中國人民再度變成日本奴隸，而學生運動在各方面說來都是正義的運動時，得到全場熱烈鼓掌。五月四日，司徒雷登在南京招待記者，並發表聲明，他除了空口否認美國恢復日本軍國主義外，還用與國楨同樣險毒的口吻，以所謂「共產主義的威脅」來恐嚇中國的輿論，但所有中國的報紙，除了直接受國民黨直接監督的以外，都對司徒雷登的聲明表示不滿。評論指出：司徒雷登和吳國楨譭謗這個偉大的愛國運動係由所謂「小部份陰謀份子所嗾使」，是非常荒謬的，因爲就在六月一日，國民黨的好幾個「立法委員」也在口頭上發表過反對美國扶助日本的言論，而中國各地學生愛國運動的蓬勃發展和香港、上海、南京、北平、廣州、廈門等地工商界、文化界、教育界的抗議和行動，都明顯的說明了反對美國恢復日本軍國主義政策的運動是全民的愛國運動。評論最後指出：六月五日上海學生萬餘人在美國駐華海軍總部門前的盛大示威，再次標誌着中國愛國運動正不顧一切阻撓誣衊而繼續增長。

北平三大學校外民意測驗 證明蔣區廣大人民 反對美蔣扶日再起侵略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平津報紙消息：北平燕京、北大、清華三大學政治系學會所聯合舉辦的關於美國對日政策的校外民意測驗結果，證明美帝國主義及蔣介石政府的對日「寬大」政策，不僅爲愛國學生及北平廣大人民一致反對，即蔣介石統治機構中的廣大公務員和官兵，對此也普遍存在着不滿的情緒。這個測驗於五月二十九日起舉辦，至六月四日截止，一週內，收到測驗答案信六十封，參加者一八七人（因一信內往往有數人填寫），其中蔣政府公務員及蔣軍官兵各佔參加總人數的十分之四，文化教育界及學生合佔十分之二。答案統計結果，在「你對美國復興日本有何意見」下表示「完全不滿意」的有一七九人，佔參加測驗總人數百分之九十五強。「你覺得美國扶植日本對中國怎樣？」認爲「極有害」的有一百零一人，「不利」的有八十四人，兩者合計一百八十五人，佔百分之九十九強。「你覺得日本復興後第一個遭受侵略的是那一國？」有一八一人（即百分之九十七）答案是「中國」。「你覺得中國政府（按指蔣介石賣國政府，下同）對日本採取寬大政策（按指協助美國復興日本侵略勢力的賣國政策）如何？」認爲「不應該」的有一百七十一人，佔百分之九十一強。「你覺得中國政府對日本政策是如何？」有一百三十七人以爲是「完全聽美國」，佔總人數百分之七十三強。

又北大沙灘區（即北京大學主要部份所在地）於五月底舉辦日本問題測驗投票，學生三百一十七人參加，投票結果，在「日本帝國主義是否已經復活」一問題中，答「是」的有三百零一人。在「日本復活後誰先遭殃？」答「中國」的有三百零四人。「中國（蔣政府）對日政策是獨立的？還是跟美國跑？還是左右需要？」答「跟美國跑」的有二百四十六人，各佔參加測驗總人數百分之八十五與百分之九十五。

以色列國願望和平 接受安理會停戰建議
安理會委派的調停專員偏袒阿侵略者

（新華社陝北廿日電）聯合國安理會五月廿九日對巴勒斯坦的停戰建議，已爲猶阿雙方所接受，雙方同意於六月十一日起停戰。該建議的條款爲英國代表提出的，受到美國代表的支持。其實施辦法有利於侵略的阿拉伯軍隊，不利於自衛的以色列軍隊。以色列外長席托克於九日向記者宣稱：雖然停戰條件對我們是不快的，但我們以色列方面仍然接受了，「因爲我們始終一貫地宣佈，假若阿拉伯國家停戰，我們就願意停戰」。席托克同時指出：「假如停戰的任何破壞者希望藉此削弱猶太人，並使他們更作讓步，這就是錯誤」（塔斯社）。

以色列方面雖然接受了不利於自己的停戰建議，但它的和平願望並沒有得到有效的保障。第一，因爲安理會委派的調停專員伯納杜特（瑞典紅十字會會長）採取了偏袒阿拉伯侵略者的態度，伯納杜特由安理會授命代表聯合國調停阿猶戰爭，他接受任命以後不久，即逕自延展了停戰的實施日期，以及「超過[illegible]」的「限制軍役年齡」的男子移入以色列」，此事受到以色列代表的譴責與抗議。在派遣軍事觀察員赴巴勒斯坦協助調停專員履行停戰命令的問題上，他又違反安理會的決議，建議只限於在耶路撒冷有領事的國家（美、法、比）派遣，排斥蘇聯的代表參加，雖然以色列方面堅認「蘇聯有權要求參加監督停戰」。第二，因爲沒有一個有效的監督停戰的機構，以色列陸軍作戰司令在停戰實施以後第一天（十二日）宣稱：「沒有聯合國的監督機構存在，沒有一個聯合國的領袖在場觀察停戰」（合衆社）。有利於侵略者的這個沒有保障的停戰命令，在停戰的第一天就被破壞了，如以色列軍司令部所說，阿拉伯部隊在若干地區繼續戰爭」（紅星報）。不僅如此，阿拉伯方面對於他們繼續侵略戰爭的目的，一點也不隱諱，埃及首都開羅（阿拉伯國家的政治中心）廣播電台於十三日明目張膽的宣稱：「巴勒斯坦問題唯一之和平解決方法，即爲以武力使猶太人納入單一而不分裂的巴勒斯坦國家中。」

以色列國成長鞏固 抵抗住侵略者初步進攻
席托克談停戰前巴勒斯坦形勢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塔斯社訊：以色列國外長席托克於六月九日在該國首都特拉維夫招待外國記者，綜述停戰令實施前將近一月的巴勒斯坦戰爭形勢稱：以色列國的鞏固與成長，已使其能抵抗住侵略者的初步進攻。席托克又稱：阿拉伯國家的侵略已引起對他們自己的可怕後果，戰爭的結果是好幾百個阿拉伯村莊的失守，是海法（在巴勒斯坦西北角上，瀕地中海，爲巴勒斯坦唯一深水港）、雅法（巴勒斯坦港口，在特拉維夫之南數哩，聯大分治計劃中劃給阿拉伯）、亞克（在巴勒斯坦西北角上，近黎巴嫩）、提比里亞（在巴勒斯坦東北，爲加利里區之中心城市）等城市已爲阿拉伯居民所放棄，並爲猶太人所控制。當記者們詢及在以色列領土內是否有任何阿拉伯部隊時，席托克宣稱：僅在北部可發現阿拉伯部隊，企圖伸入以色列北部加利里區（位於加利里湖之西）之阿拉伯部隊已被逐回敍利亞邊境。

讀報常識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在地中海東南角的海岸，西臨大海，東鄰外約旦，北與敍利亞相連，西南通蘇彝士運河，是亞非歐三洲交通的樞紐。北部海法港，可容巨型軍艦，又有世界著名的油管通到伊拉克的石油中心摩蘇爾。巴勒斯坦在國際交通、軍事、經濟上的地位非常重要。

巴勒斯坦原是猶太民族的發源地，首都耶路撒冷，又是基督教的聖地。阿拉伯人（回教徒）也長久住在這裏，建立了回教的文化、政治、經濟基礎。巴勒斯坦原有人口約一百萬，阿拉伯人佔百分之七十三，猶太人佔百分之十五。一九一七年英國侵佔巴勒斯坦時，曾發表「貝爾福宣言」，口頭允諾將巴境作爲猶太人復國的根據地，並在以後陸續將猶太人移入巴境。英國這種政策並不是扶助猶太人，而是要製造猶、回兩族矛盾，便於對兩族人民的統治。

爲了爭奪巴勒斯坦，英、美帝國主義曾不斷進行了鬥爭。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聯合國大會通過阿猶分治的決議，根據這一決議，本年五月十四日，巴勒斯坦猶太人成立了以色列國，以色列國擁有巴境一半以上的面積，約等於江蘇省的八分之一。按照聯大分治決定，它被劃定的領土，計有可以相通的三塊，——巴勒斯坦南部的內革布區，東北部的加利里區，西沿地中海北起海法南至伊斯德盧的狹長地區——住有六十萬左右的猶太人，首都特拉維夫，濱地中海岸，在耶路撒冷西北三十八里。與以色列國建立同時，英國指使下的七個阿拉伯國家，即對它發動了侵略戰爭。

鄉政府委員梁子軒在救災、搶種中

劉耀西

梁子軒同志是神府四區乘家會人，他一家六口人，在革命前有地四十餘垧，地不夠種，常年租田種地，每年的收入大部交了地租和苛捐雜稅，不夠一家穿吃。革命後，再不受封建的剝削，生活一天比一天過好了。歷年來置買下地三十餘垧，由於他一生勤勞儉用，曾在一九四四年得過選勞動英雄稱號。

他翻身後仍不忘記貧苦農民的困難，他常說：「我憑革命翻了身，咱村有好些人還過着貧苦生活，我要幫助他們。」

在救災救死中，他把歷年來積餘下的籽種、口糧，借給了梁秀珍、梁剛閏、梁侯娃、學五三等三石。在搶種運動中，他自動報名參加搶種隊，無代價給貧苦軍、烈屬種地。他說：「我把種麥子的時間騰出來，待以後種蕎麥，用這點空隙就能給別人種了。」搶種隊同志要給傭工，他再三拒絕。影響了村裏梁子岐、梁子[illegible]也參加了搶種隊。在該鄉總結生產會議上，公認爲子軒同志是全鄉模範委員。

逃不出解放區羣衆的手掌

——汾西、洪趙羣衆捕捉潰匪散記——

當我汾西、洪趙軍乘勝脫臨汾潰網的蔣閻匪軍北竄時，民兵及男女羣衆，當即奮起捕捉散匪。

廿一日的下午，五個胡匪潰兵帶着三支手提斯、一支手槍闖進汾西四區褟家崖溫右玉的家裏要飯吃，並想要在這個偏僻的小山村安全的喘息一夜。溫右玉看準了這個立功的好機會，便假裝殷懃的把他們安置在隔壁的兩個草窰裏，匪徒們一躺就死猪一樣的熟睡了。溫右玉立刻快步跑到二里以外的村裏，把這些情況全部報告給工作團和民兵。工作團同志和民兵們即趕到了溫右玉的家裏。他們在崖頂上先放了兩個哨兵，其餘的人都跟在提着草帽的溫右玉後面向草窰裏撲去。溫右玉首先在裏面草窰裏按住了一個睡夢中的敵人，區民王國興同志隨即用兩手按着兩個頭匪的步子。在外間草窰裏，楊九斤用自己肥大的身體一下橫壓住三個敵人，高喊：「活捉！繳槍！」被民兵們壓在下面的胡匪還想掙扎，站在門口的民兵即向窰裏開了槍，一時泥土亂飛，震耳欲聾。胡匪軍聞槍喪膽，遂哀告交械投降。

爲了不使散匪漏網，汾西河底村各自然村都按起哨崗，並設起情報小組，行政村更設立情報站。全行政村民兵則分爲三班，白天搜山，夜裏埋伏要道待敵。廿一日，該村民兵郭兆瑛自動邀集了三個人去搜山，一個困倦爲分的敵人象一條死蛆一樣躺在草地裏打盹，郭兆瑛猛撲到敵人的身上，當敵匪睜開眼時，槍已奪過來了，該敵即束手就俘。

汾西雲城鄉忠銘老漢，父子倆個廿日在東羊溝種地，從林子裏走出兩個匪軍，他們少氣無力的央求道：「老鄉，給喝喝點水吧，我們三天三夜沒吃沒喝了。」郭老漢馬上給他講寬大政策，勸他倆先把槍交出，然後再帶他們回村吃飯，他們遲疑了一陣，老漢說：「我保你們的命。」他們便領上郭老漢從林子裏帶出三八式步槍及手提式各一支，老郭當即把人、槍交給農會。

汾西縣頭村四十多歲的農民要林秀，在回家途中拾得胡匪遺棄的一個手榴彈，剛轉上一個山坡，即望見幾十步外有三個胡匪走來，老要拉開手榴彈火綫，對敵高喊：「那部分的？」當他弄明確係敵人後，他即說：「我是救護隊的，我們隊伍就在後面。」並下命令交槍。三個敵人倘在遲疑，老要說：「不交槍，手榴彈就過去啦！」三個敵人乍老要命令下，放下了槍，向後退了幾步。老要把槍拾起，才和氣地安慰他們：「放心，解放軍寬大政策，決不殺害你們。」當天下午山上又下來一個敵人，老要拿起繳來的槍，一拉槍栓，敵人即順從就俘。

二十日，一個胡匪闖進汾西縣道青村貧農楊秀林家裏換便衣，當時[illegible]有楊秀林老婆在，她乘敵[illegible]褲子的機會，將敵步槍藏起。二十四日，她到一個枯窰裏去取桑葉，發現裏面藏有散匪一名。她急中生智，大喊：「民兵快來，這裏有一個敵人！」敵人慌成一堆，哀求投降，實變遂把他帶回村裏。二十七日半夜，四個胡匪到東溝底婦女縫元孫家要飯吃，她勸他們四人交了槍，送往政府。同日，二十八個散匪到婁閣里婦女韓冬花家吃飯，敵人限制任何人不准出去，怕走漏了消息，但冬花利用抱柴機會，把消息告給了民兵，一會兒民兵、部隊一齊趕到，將敵包圍，全部解決。

五月二十一日的深夜，十七個潰匪由匪徒連長樊某領着，摸進了洪趙西山賈家溝，讓楊玉華和楊的院鄰楊光金帶路。楊光金是伍下來即參加了民兵，是個不滿二十歲的青年民兵，楊玉華想：「這可是個好空子，要關機槍就在這一下。」便領着匪軍轉灣換角，走最難走的路。

楊玉華看到匪軍情緒不高，裏面有個趙城河東名叫劉興元的，特別關心他家情形，開口問楊玉華：「八路軍捉住我們到底殺不殺了」楊就以回答他的問題，向大家講了我們的寬大政策，將後高聲的提出：「你跟上我管保沒事。」另一個匪軍[illegible]山坡，「眞有這回事了，我們[illegible]，何必這樣東奔西跑呢？」[illegible]齊聲說：「老哥，我們都是被抓去的常備兵，從抓去到現在就沒一天有心勁幹。」楊玉華說：「山西眼看都解放了，你們走到那裏也沒出路，不要胡思亂想啦，趕快打定自己的主意吧。」這時匪軍連長的態度也變了：「要是這樣的話，我也不準備走了。」他一說，幾個匪軍把槍一丟，往地下一躺，很舒展的睡了。

楊光明就找到掃帚坪姿長驅[illegible]等三人商量好，一人帶了一顆山藥蛋（閻造特號手榴彈），一直到對面山上崖上，「轟，轟！」扔下兩個手榴彈，閻匪班長驚慌的說：「這是擲彈筒打來了，有多少隊伍？」楊玉華說：「不要怕，軍隊來了，把槍一交就沒事了。」並向山上揮手說：「不要打。」一面乘敵不備，手急眼快的將敵機槍往手裏一抱，說：「投降不投降？不快把槍放下，我就點火啦！」敵人說：「我們早想交槍。」便把槍放在地下。就這樣一挺「捷克式」機槍、五支「中正式」步槍、二百多發子彈、三顆手榴彈和八個繳了槍的俘虜兵，被楊玉華等五人帶到村裏了。

（慶爾、國興、智明、海泉、步雲、藥石、維新、老孫、雲克、蘇林）

凌井人民的災難

劉祿　友仁

陽曲五區凌井村，是閻匪「百里防綫」的據點之一。閻匪將十五歲以上四十八歲以下的村民，强迫編成「自衛隊」，每天晚上集體睡覺，輪流放哨。閻匪白天不讓老百姓隨便出入，夜晚連燈也不讓點。老百姓要耕地，都得天天集合起來，由閻匪鄉公所人員指定地點。下午一律回來，不管活做完了沒有。閻××因爲半夜小孩屙了一炕，偷偷點着燈收拾，被閻匪軍發覺，向該院打了一炮，第二天又把閻某抓上炮台。

悼念陳樹福同志！

李玉斌

當我在醫院養病中，聽到你光榮犧牲的消息時，悲痛萬分，你爲人民英勇奮戰的精神，對部隊愛護與隨時教育的精神，都又使我回憶起來。我願寫些文字，一來紀念你，二來供大家學習。

從四四年起，咱們就在一起，你是山西平遙人，家裏是中農，三七年參軍後，任通訊員、偵察員、班長、排長、連長、副營長，但你今年才二十四歲，工作一貫積極，負傷八次。日本投降後，你時常和閻匪打仗；在懷仁，你帶着一個排，打垮了閻匪一個連，保衛了羣衆的糧食；打韓縣時，咱們的任務是攻一個大炮台，偵察後你積極的找掃雷竿子，演習了幾門，當晚上攻擊命令下來後，你首先帶了兩個掃雷大隊，跳過鐵絲網，你又要指揮隊伍，又要去掃雷，當地雷炸了時，敵人發覺了你，但你還是前進着，因地雷埋的多，後你腿上掛了花，指頭大的彈片，炸了十幾處，教導員讓你下去，你怕完不成任務，總沒下去，一直堅持到天明把敵人解決了你才下來。以後送你到後方，你不去，跟着隊伍去攻忻縣城，傷口化着膿，團長不讓你去，你還是拐着腿去了，完成了任務。

咱們連在交城擔任警戒時，你每天都是起雞叫睡半夜，帶上排幹部看地形，指給他們講軍事常識，每天晚上去查哨，和戰士坐在一起給講故事，你因我做衛生工作，戰鬥經驗少，你給我說在戰鬥中的常識，教課位置，你隨時隨地教育大家。

你在戰爭中流了八次血，給人民立下了功，但你在解放宜川，殲滅胡匪二萬多的偉大勝利中，你光榮的貢獻了自己的生命。副營長，你安息吧！以後我將以更積極的工作爲你報仇！

湖北蔣匪的「役政」與「糧政」

——蔣區農村見聞之一——

王匡

記者去年十一月隨人民解放軍進襲大軍挺進至江漢地區時，在一位教書先生家裏看到兩首民謠，一首是描寫蔣匪在農村中抓丁後的凄涼景象，另一首是表示人民對蔣匪徵糧的憤恨。原詞如下：

「黑芝麻，
開白花，
小媳婦，
走娘家，
見了父，見了媽，
公和婆，問我啦：
咱家裏，可好吧。
唉呀呀，眞沒法，
你的哥，沒在家，
吃無糧，穿無花。
說着話，淚巴巴。
我的女，你怎樣？
你的客（即女婿），
拉走啦，
唉喲呀，我的媽呀！」

「高老挨，
好玩槍，
拉開門，子上膛，
門嚼好，細端詳，
一不小心，鏗一聲，
一打打着徵糧的保長。
這一下，把[illegible]，
算有種，不心慌，
拖着機尾（機尾指槍）往後崗。
日他媽，操他娘，
誰叫他偷着來徵糧。」

蔣區老百姓唱出這兩首民謠，不是沒有來由的。

蔣區老百姓把蔣匪的「役政」叫作「疫症」，自去年七月蔣匪實行反革命的「總動員」以後，抓壯丁的恐怖就像瘟疫一樣的在農村中流行起來，起初是師管區、團管區抓，後來是保安隊抓、民團自衛隊抓、鄉保公所抓，匪正規軍所到之處，更是瘋狂的大抓特抓。在鍾祥[illegible]，去年七月到十一月，只[illegible]就抓了兩三次。根據被俘的隨縣蔣匪的口供和縣參會的文件表示，隨縣一縣在去年要抓丁四千份，而在今年如有些縣份，如安陸、潛江、京山、沔陽等縣則要全部抓壯丁，使用「修民」、「赤化」等欺騙手段，要將全部壯丁集中帶走，「二抽一」、「三抽一」的荒謬方式，各縣份裏關卽[illegible]是所謂「二抽一」，後來是「父子要當兵」，一把抓，即使兒子被抽走，父親不滿四十歲的還得去，就是分了家的弟兄二人，也都要被抓去當兵。有些地方用了各種新奇花樣，如在武漢附近農村裏，是用「開會」，「投『偶』國大代表票」，「清查戶口」等欺騙手段，將壯丁集中在一起後，就用槍桿押走。襄河以南的老百姓叫抓丁做「當連長」，因被抓以後，即用繩索綁「連」起來，然後關着，餓上兩天，再裝上汽車火車或船舶，送到遠方。去年十一月間，湖北壯丁七千多名在由南京轉送上海途中即在黑夜集體跳車逃跑，跌死跌傷的不計其數，只有很少的幾個逃回故鄉。被抓走後的壯丁家屬，縣區鄉地主和鄉保人員可以隨便霸佔，記者在解放鍾祥城時，遇到一個被蔣匪抓來餓了五天的老鄉劉世練，他說，就在他被抓走後的當天晚上，他的女人即被惡霸殷信仁霸佔去當小老婆。

與抓丁同時進行的是徵糧，兩者是蔣匪在農村中的兩隻大吸血鬼。據棗陽吳家店第三保八甲張甲長說：在去年十一、十二兩個月內，經他手交與蔣匪的糧食，計有「軍糧」、「民兵糧食」黃穀五石，「自衛糧」黃穀五石，鄉公所還收糧食實穀十五石，「慰勞米」三石五斗，僅僅兩個月的勒索，即佔該甲全年全部收成的五分之一，而大量的「購糧」「派款」等還未計算在內。要指出的，是吳家店一帶還是一個缺糧區，其他產糧區還要搜刮得更厲害。

蔣匪「田糧徵購處」收糧，要農民交「頂好的」。有些徵糧機關備有一個特別構造的大風車，糧食如經過風車後，通常一斗就只剩八升，如果糧官們不高興，一斗過風後就只餘下五升，送糧的人被迫含着淚補交。所謂「購買軍糧」「購」實際上就是搶糧，例如去年六月「購」的糧，到十二月才按六月糧價給錢，而前後半年間糧價已經漲了八倍，很多大小集鎮的糧行米店都是這樣被「購」得破產了，一般農民都控訴蔣匪連他們的穀種都搶光了。

在蔣匪抓丁徵糧雙管齊下的吮吸下，使原是一塊豐饒的米麥產區的襄河兩岸，成千成百畝的土地盡成荒蕪。記者印象最深的是鍾祥和江陵、潛江一帶，還有很多農村在前兩年新四軍時，還是一片綠油油的禾苗，如今長滿蘆葦叢草的荒原了。今年一月間，蔣匪曾計劃在襄河南北兩岸一次要劫奪幾個整編師的糧食，如果不是人民解放軍及時挺進江漢，又要有數百萬人陷於飢餓了。

[illegible]

近業代[illegible]會將土改中的勝利果實本幣八億萬元，白布一百疋，捐救我神府災民，感分勝激

近業邊區及地方各機關工廠[illegible]在伙食[illegible]節約糧食自行送往受災地區救濟災民，計[illegible]